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辞典

赵榛初题

中国古典小说
鉴赏辞典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0.125 插页 4 字数 1920 千字
198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0 册

ISBN7-5050-0403-4 / I·05 定价: 24.50 元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蘭亭序》墨迹

花和尚魯智深

畫卷一百八



水浒叶子·花和尚鲁智深 陈洪缘绘

唐寅·李端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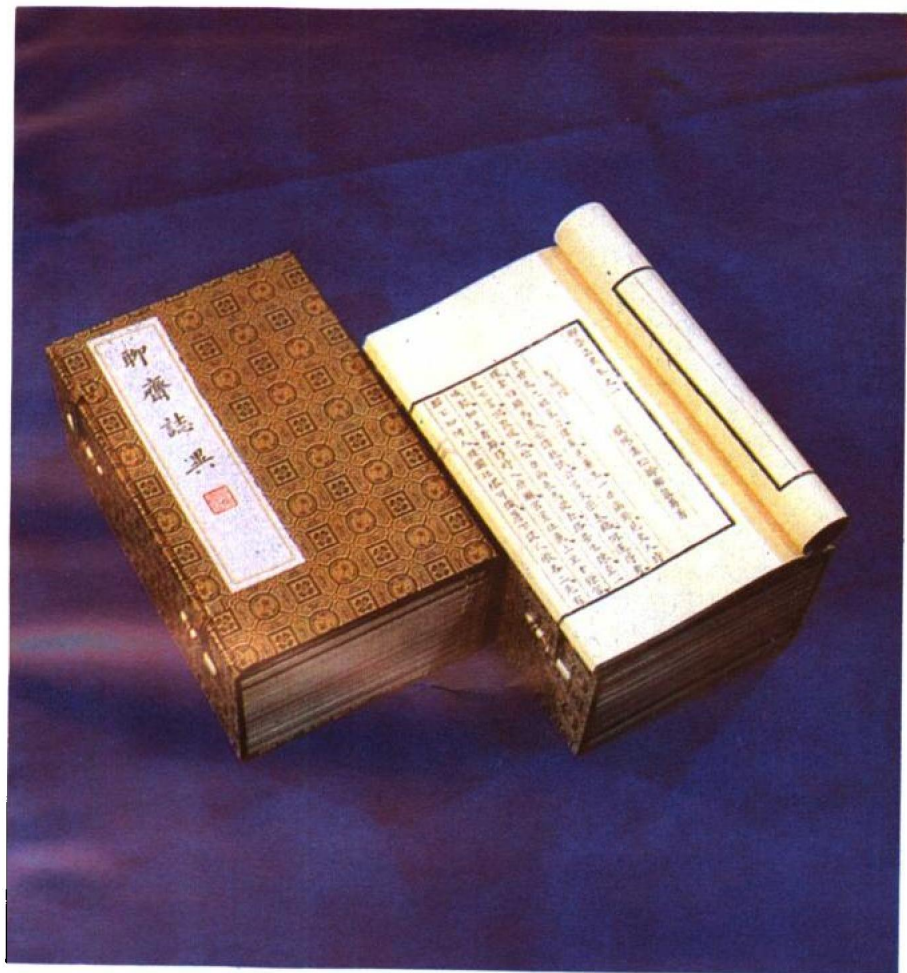
善和坊裏李端端信是
能行白牡丹誰信揚州金
滿市騰脂價到屬^窮酸

唐寅畫并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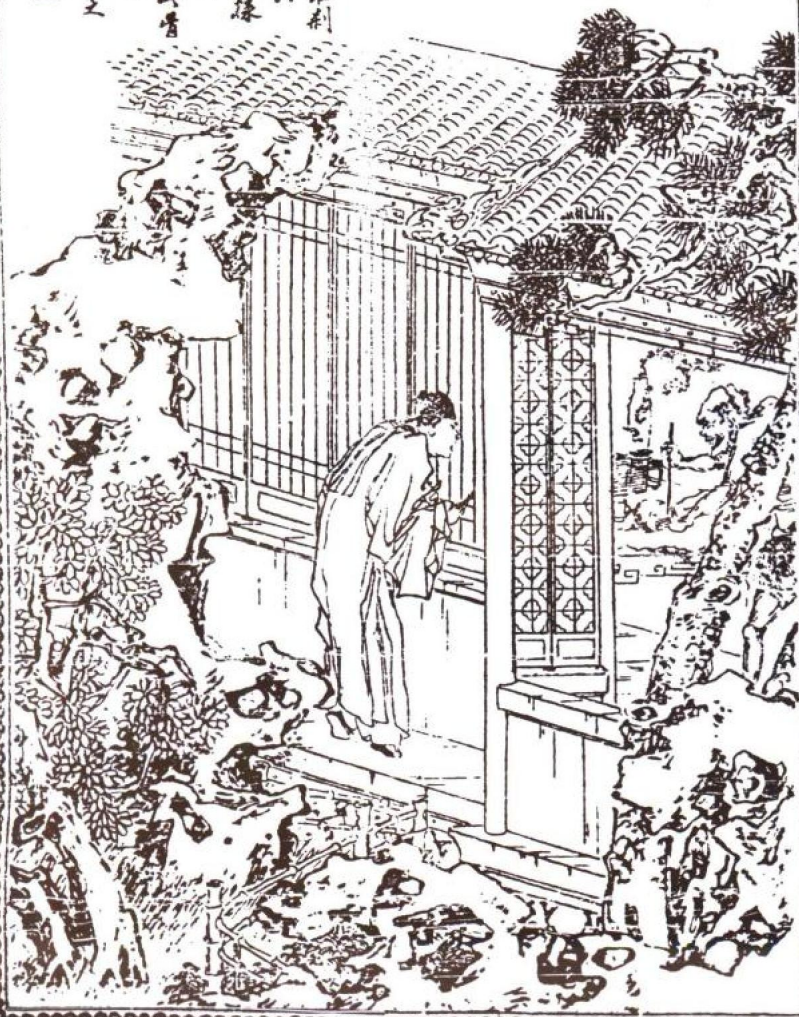


《西厢记》·王叔晖绘



《聊斋志异》古小说书影

畫皮
 舊者菲利
 處西施只
 要城眉樣
 入時如此
 妍皮如此骨
 箇中危
 相武泰之



《聊斋志异》插图·画皮



《红楼梦》·改琦

凡 例

一、本书共收先秦至晚清 281 种古典小说中的 418 篇作品，另有 10 篇有关古典小说的序、跋、评和 5 篇古典小说发展的概说。

二、本书正文中作品的排列，大致以作家生年和作品问世先后为序，作家生卒年月失考的，则按在世年代先后为序。

三、本书体例原则上采用一篇小说一篇赏析文章（长篇名著选录其中精采的篇章），两者合为一璧。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五、本书涉及的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六、本书附有与古典小说有关的古代书画作品八幅。

序 言

大多数专家都承认中国古典小说分成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系统。这种现象的形成不仅是由于语言本身的发展，而且还有文学观念、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因素。大体上说，可以把唐代作为两个系统的交叉分野。唐人传奇是文言小说成熟的标记，宋人洪迈把它抬高到和唐诗并为“一代之奇”。正在唐朝人兴致勃勃地创作传奇小说的同时，民间的口头创作——说话、变文、俗讲也悄悄地渗入到各个阶层的生活里。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宋代出现了话本，它可以算是最早定型的白话小说。宋代以后，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分道扬镳，文言小说大部分收缩到笔记、杂记里，同时也有少数短篇小说集如《剪灯新话》之类，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才一开生面，绘色绘声，展示了文言小说所能达到的高度。白话小说的发展，到明、清时代，由于城市居民的需要而蔚为大宗，引起正统派士大夫的纷纷痛恨和鄙视，这种反响，正好说明了这一新兴文学样式的声势。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近几十年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曾经读过或者部分读过；至于前三种长篇小说，在民间影响之深广，任何其他作家作品都无法抗衡。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无疑是古典白话小说的高峰，特别是《红楼梦》，它的艺术魅力仿佛耗散不完的能量，正在越来越强烈地向国内外各阶层、各方面的读者放射。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特色，中外学者发表过的大量论文和专著已很难数计，而且各有精采的见解。在这篇短短的序言

里，且不说要摆出什么独创的见解，即使只是叙述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是很难做好的。这里先为读者提供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两条背景材料：

中国古典小说中存在一个“史”的传统。“小说”在汉朝人的心目中，指的是闾里之间的“丛残小语”，魏晋南北朝则多指野史杂记一类的书。和现代概念吻合或者接近的小说，在唐以前却都作为历史看待。今天认为是小说的雏形或者已经是小说样式的作品，象《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西京杂记》、《搜神记》等等，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里都列入史部。不论内容如何荒诞怪异，作者自以为写的是历史，至多不过是另外一个世界上的历史。干宝著《晋纪》二十卷，当时“咸推良史”；又著《搜神记》三十卷，刘惔称赞他是“鬼之董狐”，即“鬼之良史”，就是很明白的例证。唐朝人写传奇小说，明明是文艺创作，但总要郑重其事地写清楚所描写的故事发生于某朝某年甚至某月某日，有的还要特别作出“此地无银”式的说明，“事皆摭实”。所以唐朝人对传奇小说的看法是“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宋人话本中，属于讲史性质的“平话”以及后来的“演义”，所标榜的就是历史；即使取材于民间传说、社会新闻或纯系说话人编造的“小说”，也不会忘记把时间、地点作确凿的说明，还且往往在虚构的情节和人物中混进一些真事真人，以收弄假成真的效果。明清小说里保持了这些特色，所以评论家想给小说争一席之地，总会振振有辞地把历史名著拉来攀附，金圣叹评《水浒传》、张竹坡论《金瓶梅》，都以《史记》作比，尽管不伦不类，但不如此便不足以说明小说的身价，以至有的小说干脆以“史”、“传”命名。直到古典白话小说的殿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凡带有“秘闻”性质的情节，作者还总是想方设法交待这一情节的来源，惟恐读者视为向壁虚构，而读者则彼此

心照不宣。

中国古典小说中真正为今天大量的读者所喜爱的，还是宋代开始的白话小说。这种白话小说早期的对象是听众而不是读者。今天所能见到的话本短篇小说，大抵都是不止一人一代加工的结果，说话人凭借这个底本再各自作临场的穿插、描摹、发挥。早期的长篇小说也不例外，它所分的若干“回”，就是若干次的演出。这一类小说都是在集体创作的基础上最后经过一个或几个作者执笔写定、修改成了今天的样子。它们产于市井而非来自沙龙，因此具有先天的通俗性。当时没有稿费制度，但说话卖艺或者刊刻小说的目的都在于赚钱，因此必须不折不扣地考虑读者（主要仍是市井平民）的接受需要，即兴趣和爱好。《金瓶梅》是由作家独立完成的长篇，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社会阶层的污秽和腐烂，其中大量的性描写和欧洲某些同类性质的文字貌同心异，与其说是作者精神面貌的庸俗，倒不如认为是出于对读者低级趣味的迎合。再过了一百年以后，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时代，作家的个性和理想在作品中才能体现得更加鲜明。

中国古典小说既然产生于上述的大背景之中，它的总体面貌就不能不受到制约，形成带有普遍性的民族形式。千百年来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积淀在作家身上发生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不管他的气质、经历、审美理想、艺术技巧等诸般因素有多大的差异。荷兰人高罗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模仿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写作的《狄公案》，确实是亦步亦趋，但看起来终究是洋人穿长袍马褂、装假辫子所照的相。

由此，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形式，也许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作简略概括：

第一，既然写小说就是写历史或者摹仿写历史，起码的标准就是真实，那怕是纯粹的虚构，也要使读者感到确有那么回

事。史书要求“实录”，但是《左传》、《史记》中记古人的密语阴谋“谁得而闻之”，“提袂而起”，“流血及履”，“谁得而见之”？文学中的真实，只能是可能发生过的事，而不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换句话说，也就是生活的真实。所以到后来，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中的虚构已经为听众、读者所认可，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惮其烦地探索小说中的微言大义或者影射历史上的某人某事，至少也会要求作品中的时、地、人丝毫不能含糊，事件的发生发展必须因果具备，首尾齐全。欧洲的一些小说流派中处理情节、人物的观念和方法，过去中国读者是断然不会接受的。

第二，历史家的职责要对善恶表示明确的褒贬，这种态度可以隐寓在事件的叙述中，也可以直接表现在“太史公曰”、“臣光曰”的议论中。唐人传奇往往在篇末发表议论，是照搬史传体例的结果，后来《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也属于这一模式。不过这些议论往往是外贴的伦理教条，会使读者厌烦。白话小说中的好作品就很少有这种毛病，而是让故事自己来表态，以激起读者的喜怒哀乐。不过在作者心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善善恶恶，读者也非如此不能快意，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大团圆结局。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先天性的弱点，只有象曹雪芹、吴敬梓等少数作家，才能以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和高度的艺术创造力克服了这个弱点。不过对善恶还应该作具体分析。真善美之战胜假恶丑，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宋代以后，封建社会道德伦理又潜移默化地强迫作者和读者以之为真善美的标尺，即便在最不合规范的《水浒传》、《红楼梦》中，作者还不得不打出“忠义”和“伦常”的幌子。所以中国古典小说始终没有摆脱伦理化的影响，不象诗歌还可以标榜性灵、神韵，力图从另一条途径上去追求“为艺术”的纯洁。

第三，由于修史和说话两种传统，决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方式和西方作品有相当的差异。一般来说，强调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不作冗长的心理描写，使用简练的白描手法，略于形式而追求神似，都可以算作相当鲜明的特点。至于淡化情节而专意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恐怕又只是几位卓越的作家才能够达到的层次。

中国古代小说是“俗物”，惟其如此，才具有最广大的读者和最广泛的影响。“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接受遗产最多的文学样式就是小说。时至八十年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经受一次巨大的震荡，一些锐意图新的小说家，对西方各种新的流派心摹手追，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不过我以为，一切外来的文化，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催化而不能是排斥。视十亿人民三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彻底的腐朽，在理论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做不到。今天的小说家照样有人充分利用民族形式而写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好作品，“通俗文艺”的市场远过于“纯文艺”，这是任何人也不容忽视的事实。至于如何对待这个事实，仁者智者都有权利各抒己见，用不着我在这里再发表浅薄的意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展望出版社梓行的这部《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辞典》，无疑是一件大有益的工作。撰稿的同志都是研究有素的行家，编辑同志的出色安排又使全书活泼生动，它的问世必将有助于读者赏析和理解我们这份丰富的遗产，从而独立思考，回过头来再去探讨小说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鉴别判断就可以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

沈玉成

1988年6月于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凡例	1
序言	2-6
篇目表	1-13
正文	1-1573
后记	1574